

散文 ESSAY
精选集



1996 9-2001 4

AN XIANG ZHONG
DE MENG YING



暗香中的梦影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6 9-2001 4

散文 ESSAY
精选集



暗香中的梦影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暗香中的梦影 / 瘦谷等著; 《散文》编辑部编.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散文》精品丛书: 1996 ~ 2001)

ISBN 7-5306-3217-5

I. 暗… II. ①瘦… ②散…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9917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 25 插页 2 字数 252 千字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册 定价: 18.50 元

目 录

平民志	李汉荣(001)
对中医的一知半解	李汉荣(005)
这么好的天空	王小妮(016)
像流水一样回望	瘦 谷(020)
行旅杂记	人 邻(027)
草原笔记	人 邻(032)
蒲松龄的情人	杨 静(036)
从梨树看去	李凯霆(040)
窗	张中行(043)
永逝的巴西木花	李景阳(048)
瓦屋听雨	朱胜国(053)
说刀	练建安(057)
养鸟当学郑板桥	胡昭穆(062)
风铃抄	毛丹青(065)

变形记	洪 烛(071)
很多年以前的忧伤	黄剑峰(076)
山恋	(日)立松和平著 陈喜儒译(081)
欲寄彩笺兼尺素	潘向黎(085)
死亡,这只是平原	刘如溪(090)
伊甸园里的恩怨(外一篇)	陈所巨(096)
小号在呼唤	张守仁(101)
行地无疆	周晓枫(105)
人们	周晓枫(112)
西藏,灵魂的栖息地	党益民(118)
心游大荒	先燕云(123)
倾听滴水	何 羽(127)
风水是一棵树	高定存(131)
倾听太极(外一篇)	马 温(135)
秋的气魄	(日)丰岛与志雄著 陈德文译(140)
回首望天	叶延滨(144)
关于记忆	王黎明(149)
谢谢你创造了羽翼(外一篇)	张丽钧(153)
教育笔记	张丽钧(156)
剑客	胡榴明(159)
夜晚	张锐锋(163)
死亡随想录	王尔碑(173)
宁静的飞翔	刘永德(177)

平原上的事物	马明博(181)
服饰四题	樊 婉(192)
朋友随想	马月霞(197)
今生乡野是前缘	林渊液(200)
手工五篇	沉 河(204)
灯火(外一篇)	杨 波(210)
大地和她的守卫者	阮殿文(217)
木质	常 聪(223)
阳光和叶子的说话声	王长军(226)
穿过流年逝水	朱以撒(229)
晴雪随笔	卫建民(235)
临水而歌	李元洛(241)
先我而飞	(台湾)余光中(249)
暗香中的梦影	瘦 谷(254)
颜色	阳 飏(261)
世内人的世外情	何清涟(268)
古来诗人偏爱驴	孙恒杰(272)
倾听大峡谷	凌 鹰(278)
在秋林	沈天鸿(283)
说“衣”	胡晓明(286)
艺术的齿轮	马 愚(295)
关于美术鉴赏	(日)志贺直哉著 陈德文译(300)
心地光明一笑呵	伍立杨(304)

《散文》精品丛书(1996 ~ 2001)

哦,三套车	韩加君(307)
名家与蚂蚁	张 毅(311)
冻蝇触窗小鼓声	陈越文(317)
听琴	赵丽宏(322)
“你,可爱的艺术……”	徐 鲁(326)
搜篋集	韩 羽(334)
油画之恋	吴冠中(336)
潘多拉的盒子或者所罗门的宝库	高建群(338)
半天风竹拂窗来	郑溢涛(341)
鸿影雪痕	马 力(345)

平民志

李汉荣

割玻璃者

他忙碌在一片锋利的光亮里。

在重重叠叠的光芒中，他是惟一不发光的物体。

直角、锐角、三角、梯形、菱形、圆形……为适应各种角度，他努力把自己弯成椭圆。

鸟切割着天空。又把完整的天空交给记忆，交给记忆中的月亮。鸟在长风 and 白云中，丈量着爱情的海拔，在极高处，看见了生命的屋宇。

他羡慕鸟。鸟在大块大块地切割天空。他小块小块地切割玻璃，他努力把自己弯成椭圆。

为了切割一个小小的角度，他必须尽力把腰弯下去，他听见自己脊椎的声音，与玻璃碎裂的声音混合在一起。

许多脸、腿、轮胎、钢铁、风筝……从玻璃滑向玻璃,消失在玻璃深处。

他看见了时间的背影。

夕阳“咣当”一声沉没在玻璃的瞳孔里。

他听见四周是玻璃破碎的声音。他感觉宇宙也变成一堆碎玻璃。星星,那是谁抛洒的玻璃渣儿?

拾垃圾者

在生活的废弃物里寻找生活,他是不幸的。

他大约是世上最认真的人了,从腐臭里捕捉芬芳,从晦暗中发掘光亮,从一大堆负数中寻找正数,从绝望中搜集残剩的希望。他肯定是世上最认真的人。

我许久没有见到虔诚地对待生存的人。

当然,我在许多公共场所、集会、庙堂,也曾见过一些虔诚的神色和虔诚的语言,但那十有八九是包装和表演。

我终于见到了真正的虔诚。

你看他,那么专注地凝视和搜寻着,在废弃的生活里捡拾那不该废弃的。当他终于找到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希望,他的眼睛里便闪射出喜悦的光。

当岁月送给他的礼物,仅仅是一大堆垃圾,他仍然不绝望,不诅咒,不下跪,这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在垃圾堆里,仍然保持对生存的信念,并且对那微茫的希望,投注巨大的虔诚。

那个拾垃圾者,大约是我所见不多的圣徒之一。

古物收藏者

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所在的企业倒闭了,一夜之间,他成了失业者。

他寻找求生的门路,他四处碰壁。

不知受了谁的点拨,他忽然对古物发生了兴趣。

他深入民间,走街穿巷,翻山涉水,他四处收购散落的历史碎片。

他说,他在收购时间。

终于,他发现,什么都可能倒闭,历史不会倒闭。

他竟在无意中说出了一句真理。婚姻会倒闭,爱情不会倒闭,象征爱情的这对手镯不会倒闭;出版社会倒闭,语言不会倒闭,这部清朝印刷的线装《红楼梦》不会倒闭;王朝会倒闭,山河不会倒闭,烧制在茶壶上的这首唐诗不会倒闭。

他又有了发现:这许多珍贵的古物,大都是没有正式职业的人们制作的。也许他们同他现在一样,也是失业者。

于是,在一片废墟上,他们专注于自己的工艺,在陶瓷上、在茶壶上、在酒杯上、在碗碟上,仔细地雕刻内心里细密的愿望。

透过那些精致的花纹和狂放的图案,我们会感到那遥远的心跳和专注的神情。

从那些手纹里,我能察看到他们的手相,并隐约猜到他们的年龄、性格和命运。他说。

有正式职业的人,他们为自己的职业工作;没有职业的人,他们为自己的内心工作。他说。

有显赫职业的人,他们为自己的显赫工作;没有职业当然也绝不显赫的人,他们为自己的生存工作,并渐渐沉入了内心,他们的内心就是他们不会倒闭的作坊。即使王朝倒闭了,内心是不会倒闭的。

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杰出的艺术品,常常出自朴素、沉默的手中。绝不显赫的人创造着绝对显赫的价值。一个时代结束了,寄生在这个时代的显赫者死去了,活着的,只能是埋在时代粪土中的真金。

他说:我的愿望是做一个收藏家。收藏时间的人,即使清贫,仍是最大的富翁,他拥有千年万载的时间。

收藏古物,其实是收藏过去岁月的“内心”。你难道不以为,每一件古物都是“内心”的造型。

不过,我现在不得不小打小闹,因为我首先得活着。历史,不也是不停地小打小闹而成为历史的吗?

他守着一堆古物,他检视着唐宋元明清,他看守着时间,保存着历史。而他是一个失业者。

好在历史不会倒闭。倒闭的一切都会成为不倒闭的历史。

他一脸静穆,凝视着古物。我觉得他已是收藏家了——因为他已能感受历史的“内心”。

对中医的一知半解

李汉荣

中 药 房

人对气味的记忆,是非常深刻和持久的。我至今还记得四岁时第一次走进中药房呼吸到的那种有点古怪又很亲切的气味。有好几次我在梦里老是梦见自己走进古代的一个神秘的地方,呼吸一种很神秘的气味。醒来才想起来,那种气味不是别的,正是中药味。

西药房的气味是化学的,工业的,是冲动的和暴力的,甚至是威慑的,病人对之有一种半是恐惧半是信任(或不得不信任)的感觉。那种气味让你感到理性和技术正向你包抄过来,它不与你商量,它说一不二,它要进入你的身体,要征服和修改你的命运,从敌手那里夺回你的本能和健康。那里的药物都有商标、有规格,有着规范的造型,它们是可以无限复制的化工产品。你再看那里面的器具,针头、镊子、手术刀,都是些武器,随时要向

病魔反击;还有听诊器,它有点像是窃听器,窃听病魔的行踪,以便更有效地追捕它。还有许多金属的、电子的器具,新发明的更高级的精密仪器。治疗一个严重的病人,简直就如同在打一场高科技的战争。外科医生走上手术台,活像一个披挂上阵的将军,护士、助手——那不就是他的战地通讯员和作战参谋吗?那是和死神的肉搏战。这时候,西医的气味就有一种硝烟味,一种浓厚的战争气息。

中药房的气味是草木的,农业的,是平和的和亲切的,甚至让你感到祖父身上那种古色古香的气息。许多草本的、木本的药物混合成又苦涩又芳香又朴素又高贵的温暖气息。它是渗透性的,而非进攻性的,是商量的、徐徐弥漫的,而非断然的、气势汹汹的。这是辽阔大地经久不绝的气息,是万水千山亘古弥漫的气息。这些药物,它们曾经生活在大野幽谷深山泽畔,受过雨打霜浸雪洗风拂,自高天降落的太阳之气和自深渊升起的太阳之气,灌注了它们的生命。曾经是花,蜂蝶与它交换过心跳;曾经是叶,露水为它设计了血型;曾经是果,日月铸造了它的魂灵;曾经是根,大地用深藏的情感培育了这韧性的骨头。现在它们结束了远离尘世的隐居岁月,它们以其久炼成精的风神和德行进入尘世,进入病体,进入痛苦的生活,超度我们沉沦的肉体和灵魂。它们来了,万水千山都随它们来了,万水千山都将进入你的和我的身体,我身体里疼痛的山水,求救于身体外的万水千山。扑面而来的气息是这般宽广芳香,隐隐的苦涩泄露了它深邃的底蕴。这气息给人无穷无尽的遐想:想起天荒地老的大自然,想起藏龙卧虎的峡谷莽林,想起祖先们也享用过这气息,也

服用过这药物,说不定,我服用的这甘草、这麦冬、这黄连,孔夫子也服过,华佗也采过,古代的某位母亲还亲手保存过它们的种子,在一个细雨微风的清晨,她将它们撒向大野,或抛进春水,顺流而下它们被水鸟衔起,种进南坡或北山,如此辗转千年,它们终于与我相遇,与我的病和痛苦相遇,与我的内脏和血脉相遇,它们承担了我的苦痛,通过它们,我把苦痛转移到万水千山和万古千秋,亘古而苍茫的大地分担和化解着我的苦痛。由此,我感到了中医的宏大渊深。每一服药都是一片云水襟怀。中药是苦的,这是大地的苦心。它的气息是这般温暖宽广,父性的刚勇母性的仁慈交融成这气息,山的充实水的空灵交融成这气息,天的理性地的感性交融成这气息。这不可拒绝的古老气息,源源不断地渗入我的身体和血脉,渗入我不见天日的内脏。它洗去我肺腑的浑浊,还我以清洁;它冲刷我胆囊里的寒弱,还我以刚健;它涤荡我脾脏里的躁火,还我以平和;它淘去我胃脏里腐朽的、多余的食物,还我干净的胃、正常的消化能力;它净化我肾脏里大大小小的隐秘溪流,还我充沛的源头和健康的欲望;它疏通血脉打通经络,以便我能更和谐地呼应大地和宇宙的生命潮汐;它扶正我沉沦的心性和隐隐有塌陷之声的躯体,重建生命的庙宇,敞开天窗,呼吸天地的湛然清气和浩然正气,让每一个穴位每一个骨节每一滴血液,都敲响清朗的钟声,在碧天大野回旋。

古老的气息流过我的身体,内心的峡谷里澄波荡漾。

那萎缩在暗处的病,那不见天日的病,那鬼鬼祟祟如贪官污吏贼眉鼠眼如刁民小丑的——那纠缠我无辜身体的邪恶污秽的病啊,你怎能与这来自天地深处的伟大气息平起平座?你终于

自惭形秽,悄然退却,你终于逃之夭夭。

天地正气重又回到我的身体和心魂。

走出中药房,不由得回转身来,深深呼吸几口,苦涩的芳香便渗入骨髓,多么好闻啊,这神秘的中药味。

中医大夫

中医大夫不像医生。

他是天文学家。他望着我的脸说:你气色不好。这不正是古代的占星士(那时的天文学家)望着天空在说“星象呈凶兆”么?他又补充了一句,“脸上有阴气”,他眉头微微皱起来了,好像是天文学家在太阳系附近发现了一个大黑洞,那着实有些危险的,弄不好这个星系就会被它吞没,连一丝光线都逃逸不出来,他得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人类的有关当局,让他们想办法移民或安排后事。好在这个黑洞是在我的脸上,而不是在天空的脸上,这位天文学家——这位医生和蔼地笑了一下,轻声说:没关系,吃服药会好的,浮云遮月,只是彼此打一个照面,云走云的路,月走月的路,只是云粘滞了些,吹一点小风,自会云开月朗。他又叮嘱了一句:服药的时候,最好坐在向阳的地方,晚上望一会儿太白星,心里想着它是天上的一团吉祥的火焰,药下肚了,祥光也下肚了,再平静地睡觉吧。这位医生,这位天文学家又手指上方,告诉我太白星在夜晚的方向,以便让我随时眺望和观察,吮吸那吉祥的火光。我的病房,会不会成为一个临时的天文观测台?这生病的日子,我不成了业余天文爱好者?

他是水利学家。他拉起我的手,他开始切脉,他在察看我身体里江河湖海的水情。脉有些滑,他说,这不就是说河水快断流了,只有些残水勉强敷衍着河床?他又说:脉有些滞涩,这当然是说,该清淤了,淤泥已堵塞了运河,许多船队搁浅了,天光照不见波影,没有湛然清流,生命在岸上如何能领略柳浪莺声?他有一次还说:脉有些冲,他神色略显惊讶,莫非发现了涨水的迹象,也许是洪灾?他于是察看舌苔,这无疑是在考察上游的水情,尤其是这源头的情况,舌苔上,是云?是雾?是风?是冰雪?是泥石流?知道了上游和源头的情况,就有了疏导中游、治理下游的对策。这位医生,这位水利学家点点头,好像对治水有了几分把握。

他是哲学家。多数时间里他很少说话,他在“格物致知”,他在沉思。一个个病体就是他哲学思考的对象。他以天地为师探求人体运化的原理。他仰观天文,平视人体,俯察地理。在天地的大洪流里,人,该怎么寄存这小小一滴?他说:天地与我同源,万物与我并生。人体者,微观之天体;天体者,宏观之人体。人体小天地,天地大人体。阴阳、虚实、表里、寒热,风火,盈亏……他用这一对对概念描绘人体,其实这些概念用来表述天地万物的沉浮升迁成毁,岂不也很合适?头痛医脚,脚痛医头,他总是由果推因,沿波溯源,从根处探求事物的究竟和病的究竟。他说,勿躁勿怒,你当涵养性情,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物我无隔则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之正气护持我,则何病之有?他说:近山者仁,近水者智,近雪者其性洁,近荷者其心香,有无数清洁的事物与我相随,则何病之有?他说,念天地之悠悠,想宇宙之无限,

人生如寄人死如归,来于茫茫归于茫茫,皆如闪电划过万古之长夜,那灿亮的瞬间就是生命,旷达些吧,通脱些吧,有了天地的胸襟,明月在怀,白云在怀,虹在怀,无垠的蔚蓝色时时高悬心魂,尘埃沉于深谷,百鸟翔于山巅,名缰利索焚于净火,嫉妒仇恨被清风吹落,你变得无涯无际的宽广,坦荡荡一片厚德载物的大地,如此做了,你就有了至人的品格,则何病之有?与天地精神往来者,必有天地的至大至深至刚至柔,则何病之有?

这位哲学家,这位医生,当然不是这样滔滔不绝地对病人发表他的哲学讲演,不,他常常是沉默和安静的,眉目间透出的是静穆和慈祥。我借阅他的一些行医日记,我觉得我不是在读有关医术的文字,我其实是在读哲学,甚至,他告诉了我许多在哲学家的著作里读不到的东西。哲学家用概念演绎理念,也许能启示智力却无助于涵养人的性情,那种远离性情的哲学,是哲学家们做的智力体操,它部分地有助于我们智力的改进,却终究进入不了我们的心性。我从这位医生,这位哲学家那里,读到了有关天和人、心和物之关系的绝妙论说,它宏大而能落实于方寸,它不在心外寻找天地,也不在天地之外寻找心,天地即心,心即天地,修好了心即找回一个好天地。大哉斯言,如果我能修成此般意境,则何病之有?

这位中医大夫不像是医生,只因为他是高明的医生。

他就是唐朝的孙思邈医生。在一段患病的日子里,我梦见了

醒来了,感到有点奇怪,梦中遇见的那位医生名叫孙思邈,相貌却是我外祖父的。